

散文精选

梅开不语携春来

汪孝雄

我是在二月的最后一天来看梅花的。天又阴晦了,似乎还飘起了细雨。天气预报说后天气温将转晴,寒潮会再次来袭,那时,梅还会绽放枝头、馨香馥郁吗?老远,我就闻到了梅花的香气,幽微清远,一阵一阵,如缥缈的音乐,让人精神一振。之前,我曾多次在不同地方看过梅花,也为消除心中疑惑而查资料了解过它。

和许多人一样,我认识梅花,并不是通过实物,而是诗文。最早读到的写梅花的诗,大概是齐己的“前村深雪里,昨夜一枝开”。据说,齐己这首《早梅》的初稿是“昨夜数枝开”,是郑谷帮他改“数”为“一”,这样,才更体现出了一个“早”字,郑谷也由此获得一字师的美誉。其次是王安石的“凌寒独自开”和陆游的“寂寞开无主”。从这些诗句中,我知道了有一种花叫梅花,是在一年里最寒冷时节开放的,并且,它和松、竹一起被称为“岁寒三友”,是一种傲雪凌寒、志节高远的花,常用来比喻品格高尚之人。

但作为一种植物,梅花曾让我陷入困惑。我第一次见到梅花,并不在朔风凛冽、冰天雪地的大寒之日,而是在20年前的3月5日惊蛰节。那天,我从小镇乘车辗转来到省城的华中师范大学。大概上午11点,桂子山前,我远远看到一片雪白,以为是李花,心想:城里的李花怎么比

乡村的开得早?乡村的连花苞都还没长出来呢!当我从桂子山的花名牌上得知那是梅花而非李花时,心中更加疑惑:梅花不是在一年里最寒冷时开放吗,怎么竟开在春三月和暖的阳光下呢?后来我才知道,在长江流域,梅花一般在冬末春初即12月到次年3月开放,不同品种会有一定差异:早花品种如江梅,通常在12月下旬至1月中旬绽放,傲雪凌寒,为严冬添一抹亮色;中花品种如宫粉梅,多在1月下旬至2月中旬盛开,此时气温回升,但仍有寒意;晚花品种如绿萼梅,一般在2月下旬至3月开放,宣告春天真正来临。而我此时要去看的,大概是梅的晚花品种,它们开在一条河渠边,有上百株呢。

站立挤满了花朵的枝下,我敞开心扉,一边大口呼吸梅的馨香,一边凝目欣赏那朵朵大朵开得正艳的梅花。那瓣,红中含粉,似赤犹白;那蕊,纤弱,于若有若无的风中似颤非颤,惹人怜爱。几只蜜蜂时上时下振翼飞舞,又凝然不动歇落花心。我屏住呼吸竖耳聆听,希望能听到蜜蜂的嗡嗡声和梅花嘤嘤的呢喃,听到它们爱的和弦。可惜什么也没听到,一切都在无声中进行,不禁让我想起了两句名言:“春从来不语,却温柔了世界。花从来不语,却芬芳了人间。”如此,真是此时无声胜有声了。

的确,放眼世界,几乎所有的生命都是在无声中孕育的,没有喧嚣,更不会有喧嚣;静默,让生命更具内涵,也更加丰富多彩。

也许是经不住艳丽花色和醉人花香的诱惑,或者是因为太过喜爱,我小心翼翼,伸手从枝上轻轻摘下一朵,一边拈在指尖把玩,一边放于鼻尖嗅闻:小小的花托之上,竟立着数十根花丝,而每一根花丝,黄亮纤细,又似乎十分的坚韧,仿佛思想的触须;它的香并不浓烈——一朵花的香是有限的,俨然一个人的力量,而当众多花的香汇聚一起,便袅娜飘逸,沾衣难拂,经久不息……

就在我暗自感叹之时,突然看到地面有几片飘落的花瓣。难道,梅花已开始了凋谢?我瞪大眼睛在地面搜寻,希望能找到更多散落于地的花瓣以证实内心的猜想。虽找到了几片,但数量并不多。它们平静地躺在枯草丛中,若不仔细辨认,还真看不出。不论多么绚丽的花,不论多么耀眼的生命,都有凋零或结束的一刻,这是自然规律。

是啊,再过几天,眼前这一树树如霞的梅花,也将零落成泥。不过那时,春天已真正到来,百花,千红万紫,将呼啸着开遍四野,装点我们的生活。而这俏丽无语、携春而来的梅花,会成为我们美好的回忆。

生活随笔

方寸里的自由

史乾坤

某个下午,我偶然看向窗外。树梢上的麻雀从这枝蹦到那枝,叽叽喳喳的吵闹声仿如放学的孩童。窗台上,小猫碧蓝色的瞳孔里映着飞鸟的影子,尾巴尖悠闲地扫着地板,沙沙声轻得像耳语。片刻后,麻雀扑棱棱地飞走最后一片羽毛,小猫望着它们远去,终于眨了眨眼,张大了嘴打了个大大的哈欠,翻身蜷成毛球滚到地毯上,蹭着我的裤腿打起呼噜。我的掌心贴在它肚皮上,立刻传来小发电机般的震颤。我正琢磨着小家伙是否向往自由?它却突然把肚皮往上拱了拱,仰头看着我,呼噜声愈发响亮。原来这小机灵鬼早懂了:真正的自由从不是追着风跑,而是把当下的安稳,睡成最软和的云朵。

听着小猫的呼噜声,让我想起梭罗。他在瓦尔登湖湖畔的那个十英尺宽的小木屋,他时常绕着菜地漫无目的地散步,看暮色漫过远山,累了便坐在老槐树下翻书,思绪随书页飘向天地。忽然风吹起书页,草帽滚进草地,他笑着没道。就这样看着它躺在草地上,像他丢在城里的西装。日头西斜,他摩挲着袖口草屑,布面纹理里藏着泥土的温度,抬头时笑意漫上嘴角。原来他的自由,是把方寸之地活出诗意。

梭罗在瓦尔登湖畔用十英尺木屋丈量天地,而张九龄则以狼毫笔在方寸纸页间安放孤峰月色。他们都像窗台上的小猫,用不同的方式讲述着方寸间的自由。张九龄曾写过“仰霄谢逸翰,临路嗟疲足”,表达的是他羡慕飞鸟的自由。恍惚间,我看到他独坐斋中,孤寂着椅背,像困在樊笼中回望天空的鸟。抬眼望向远处,孤峰在云气里忽明忽暗,恍若他此刻的心绪。左手拇指与食指无意摩挲,右手转着狼毫笔,笔杆在指间打着旋,忽然重重落在纸上。墨点啪地溅开,不偏不倚正中“疲”字。倏忽间,檐角风铃被秋风敲响,晨雾渐散,金光穿透云层斜落在孤峰上,将山影劈成明暗两半。他忽然舒展眉头,眼眶微湿。这光,许是天地给的指引。踏实做事时守住本心,悠然看山时放下执念,便是这方寸之中最清透的自由了。

暮色漫过窗棂时,小猫的呼噜声与笔尖沙沙共鸣。原来自由不在旷野,而在当下的方寸,我们都在有限的天地里,把日子过成了自己的瓦尔登湖。

山水为卷,红绿成诗

赵亚楠

假期到故宫游玩,踏进宫墙的瞬间,目光便被那红墙绿瓦牢牢攫住。高大的红墙配上深沉的绿瓦,何其大胆!世人都说红配绿最是俗气,可在此处,古人却用赭石的沉稳和松墨的苍劲,通过降低色彩饱和度,调和出了一种惊人的和谐。立在太和门望向太和殿,红墙横向如展开的流云画卷,绿瓦纵向飞翘似雄鹰振翅,视觉的冲撞凝成了空间里的韵律,没有半分浮夸,反倒透着实在劲。

恰逢落雪,故宫便成了仙境。雪花似漫天飞舞的精灵,落在地砖上不肯走,堆积在墙头上凝望,仿佛给红墙绿瓦镶上了一道毛茸茸的银边。白雪里探出头的红墙,一下子烧暖了这素白的天地。顶着雪帽的绿瓦,像极了刚睡醒的娃娃,瞪着碧玉般的大眼睛,打量着自己洁白的绒帽。这红与绿,便成了素白天地间最惊心动魄的一笔。

这种色彩的震撼,不止在冰冷的建筑里,更在流动的生命中。我至今记得《只此青绿》里,那一抹舞者唇边极为克制的红。当光从上方打下来,那抹红就从她缓缓仰起的脸庞和双唇微启的瞬间漫出来。镜头从她的唇边滑下,没入那一整片被裁下的山水中,而那片青绿如被月光唤醒的湖面泛起涟漪,一点红便被温柔地包裹其中。继而她缓缓俯身,又化作连绵的山峰,那一张张带着红唇的面容便若隐若现,却又像是山峦深处藏着一簇簇篝火。那一刻,山不再只是山,它有了生命,有了表情。红配绿的精妙之处,就在于这种相互依托,相互成就,让色彩超越了本身,成了一段关于传承的无声诗。

我以为,这般巧思只存于艺术家的匠心中,直到那天在花圃里,撞见了最本真的答案。冬日天冷风硬,大多数植物都在休养生息,可几株不知名的红色小花,开得那叫一个不管不顾。那饱和度极高的红,在灰蒙蒙的背景下像一团团小火焰,却丝毫不显突兀。只因它们周围那铺天盖地的墨绿叶片,带着霜打过的疲惫,沉甸甸的,反而把那点点红色衬得愈发鲜亮,像黑夜突然炸开的烟花。

原来真正的美,都是相通的。最动人的搭配,也是一种恰好好处的遇见。红与绿,不过是这场遇见里,最直白也最热烈的共鸣。

碎影里的童真浓

侯雪霁

整理书架的间隙,翻出一沓泛黄的歌谱。指尖触到《拥军花鼓》那页,当年母亲陪我排练这首歌的身影,顿时漫上心头。

那时,母亲坐在一旁陪我排练,嫌我太呆板,主动帮我编排动作。她捏着嗓子掐出细细的童音,双臂乖乖地贴在身侧,手腕却刻意地上翘,脑袋随着乐句左右晃动,活脱脱一个五六岁的小丫头。唱到“猪啊羊啊送到哪里去”时,她忽然把身子往左一探,肩膀跟着耸起来;又猛地朝右一歪,眉毛挑得老高,仿佛真的有人在问她“送哪儿啊”。唱至结尾处,她重重地一跺脚,双臂往前用力一托,带着点急吼吼的认真劲儿,又不失俏皮,眼睛亮得像考了满分的小孩。平日里连笑都不露齿的她,为了我的表演,笨拙地学着孩子的憨态,把藏得最深的那几天天真全掏出来,也将变化在句句歌词里。

她的童真更是渗入了生活的缝隙里。有一次,我把陪我睡觉多年的玩偶小猪遗忘在了沙发上。次日起床后,发现小猪躺在沙发上睡得正沉,粉红色的猪蹄、圆鼓鼓的肚子和细长的尾巴都被毯子盖得严严实实,只露着肥头和大耳。母亲从房里出来,下巴点了点沙发的位置,故意提高了声调:“要是没有我,小猪肯定受冻感冒了!”话音刚落,便递给我两条碎花丝巾,让我给小猪裹上当睡帽,免得再受凉了。我的心里顿时软成一团,她乐意化身玩偶的妈妈,这份“幼稚”的童真,不就是爱我最好的模样吗?

去年的某个傍晚,我回家后看到卧室的门虚掩着,房里传出轻微的声响。我悄悄推开门,慢慢地往里挪了两步,只见母亲正踮着脚,半个身子已探进衣柜顶层。她一回头对上我的目光,瞳孔猛地一震,手像被烫到似的缩回来,迅速转身往柜门上一靠,两手交叉抵着下巴,像个偷糖被抓包的小孩,嘟着嘴道:“你,你先出去……”我笔直地站着不动,她瞅着躲不过去了,才磨蹭地从衣柜深处掏出几个小盒子,吱吱着说给我买了件首饰,等到我人生大事之时再送给我。我伸手想打开盒子,她一把按住我的手,故作神秘地晃晃手,撒了个娇:“不许看嘛,没有惊喜了。”我盯着她泛红的脸颊笑了,那些藏在衣柜里的盒子,是她攒了半生的牵挂。

这些散落于时光中的童真,是她给我一辈子的糖。像孩子那样认真,简单,像孩子那样,把爱藏在幼稚的举动里。碎影不散,童意正浓。



春来油菜花香。(曾跃 摄)

诗与远方

诗词二首

孙斌

蝶恋花·春回长湖

野径花天春色款,红落珊瑚。总把风情煽。脚踏湖岸畔,叹看斜照炊烟晚。渡口归舟闻唱晚。望里长湖,是处清光暖。羞上与翁耕稼侃。丰收景象言中转。

行香子·踏春

岸柳鹅黄,油菜金黄。春来大地梦疏狂。东风拂面,紫气盈堂。看鞭花彩,梅花艳,酒花香。溪中深涨,山间啼鸟。羞上耕翁探壑塘。地肥麦旺,天暖枝芳。喜莺争鸣,农争稼,物争长。

三月:如此短暂

耿兵

请你为我歌唱吧 你一定看到上天赐予人间一场春雨——

那不朽与不朽之间的暗语 多像星空 两株并不存在的桂花树 如此真切

我看见上帝 看见爱神 看见丘比特的神箭 在丛林里发出响亮的响声

用我的骨头 做一把提琴 在你声声不绝的祈祷声中

我是化石 是化石中渴望深海的鱼类

明月高悬

罗秋红

明月高悬夜空 我将她仰望,她陪我在树林里短暂停留 并赠我银粉,这珍贵调料。

我写下:高悬的明月 影子说:

世界是一个意识;苦修人, 皱纹里有命运心造的盐粒。

此刻,我进入无人之境 影子又换着我,轻声:

你在自己的火车上写诗, 作为一名过客。

季候物语

鸟鸣深树唤春归

高曼

风掠过院角的老树枝桠时,冬的寒意便淡了几分。不必刻意寻春,只消抬眼一望屋后的深林,听不见声响,却能从枝叶间跃动的细碎身影里,读懂春日归来的讯息。那些藏在浓绿深处的鸟儿,以最安静的姿态,唤醒了沉睡一冬的人间。

老家的院墙外,长着几株年岁已久的槐树与樟树,枝繁叶茂,交织成一片幽深的绿。往年此时,枝头尚是枯寂,今年却早早添了生气。清晨推开窗,不必寻觅,便能看见灰褐色、浅灰色的影子,在枝叶间轻跳。它们落在横斜的枝桠上,低头梳理羽毛,或是歪着头打量院中的一切,小小的身影,让沉寂的树林有了灵动的气息。

我总爱搬一把竹椅坐在檐下,静静看着林间的光景。鸟儿们不喜喧闹,只是自在栖于深树之中,或结伴掠过林梢,或停在枝头啄食新芽。春意在于它们的爪尖与羽翼间慢慢展开,枯木抽芽,青草破土,墙角的苔藓也润润地绿了一片。没有刻意的装点,只是寻常的草木与飞鸟,却勾勒出最朴素的春日模样。

儿时的春日,也是这般光景。祖母坐在院中择菜,我蹲在一旁,盯着树上的鸟儿看许久。那时不懂春归的意义,只觉得有了这些小生灵,日子便多了几分盼头。祖母说,鸟儿往深树里去,春天就跟着来了。如

今再看林间飞鸟,才懂这句话里的温柔——岁月流转,四季轮回,总有这些小小的生命,守着时节的约定,悄悄把春意带到人间。

风渐渐暖了,林间的绿意一日浓过一日。鸟儿依旧栖在深处,不张扬,不喧嚣,与草木相依,与春光相伴。田埂上的行人放慢了脚步,扛着农具的农人走过树下,抬头望一眼,嘴角便漾开笑意。春天从不是轰轰烈烈地到来,而是藏在每一片新叶、每一个栖于枝头的背影里,藏在寻常日子的细微之处。

深树无言,鸟鸣不语,可春终究是回来了。它融在湿润的风里,浸在鲜嫩的绿里,落在枝头鸟儿的羽翼上。我们总在追寻盛大的风景,却忽略了最动人的美好,就在身边的寻常烟火里。一草一木,一鸟一影,都是岁月赠予的温柔,都是春天最真切的样子。

暮色渐浓时,鸟儿归于深林,枝叶间恢复了安静。可我知道,它们并未远去,只是藏在绿意深处,与春日相伴,与时光相守。鸟鸣深树唤春归,换来的不只是草长莺飞的时节,更是心底对生活的热爱,对岁月安然

的期盼。这朴素的春日,这安静的生灵,这烟火气十足的人间,最是让人安心。春归有期,岁岁年年,总有深树藏飞鸟,总有暖意满人间。

惊蛰草木香

杨文力

惊蛰时节,风仿佛也被春日哄软了,吹在脸上,不似冬日那般割人,倒像手里攥着的温软丝绸,轻轻拂过。窗台上那盆兰草,挨过了冬的清冷,叶尖竟悄悄拱出点嫩生生的新绿,像极了昨夜藏在土里的虫儿,不知被哪阵轻柔的春风催着,惶惶着醒了。

每年惊蛰,大伯都要背着手去后山转一圈,说是“替林子看看春”。我闲来无事,便跟着他上了山。布鞋踩在融了雪的泥路上,软乎乎的,留下深深浅浅的印子,踩下去还能听见细微的“咯吱”声,是泥土苏醒的声响。大伯手里总攥着个泛黄的旧本子,边走边翻,本子边角都磨起了毛,嘴里还念念有词:“惊蛰过,万物活。你看那坡上的酸枣树,往年要等清明才冒芽,今年暖得早,怕是这两天就要抽枝了。”

走到半山腰,果然见着几株酸枣树。冬日里光秃秃的枝桠,如今裹着一层浅褐色的新皮,不再像那般僵硬紧绷。指尖轻轻碰一碰,隐约能摸到细小的芽苞,裹着一层薄薄的绒毛,像刚出生的雏鸟张着的小嘴,怯生生的,又透着股韧劲。大伯蹲下身,枯瘦的手指拂过芽苞,语气里满是郑重:“这节气灵得很。《夏小正》里说‘正月启蛰’,算下来,老祖宗们认识这节气,都三千多年了。”

想起小时候,每到惊蛰,奶奶总会煮一碗荠菜鸡蛋面。灶台的火燃得旺,铁锅烧热了,倒上菜籽油,放入荠菜翻炒,再打入鸡蛋,添水下面。面条煮得筋道,荠菜鲜得很,带着点泥土的腥气,混着鸡蛋的香,闻着就开胃。

惊蛰无声

倪涛

无雷,无雨,惊蛰便至。风仍带着残冬之凉,却已钝了锐度,漫过檐角田埂,如指尖轻触沉睡的大地。生机藏于肌理,未醒,却已有微动,先醒的是草木。

草木先醒。昨日枯褐枝桠,今日便浮起一层淡绿,墙角枯草下,细尖破土,嫩得沁出湿气。杜甫笔下“微雨众卉新,一雷惊蛰始”,写尽惊蛰常态,今年虽无微雨惊雷,草木却依旧循时而动,不负春光。记起外婆家院角腊梅旁,每年惊蛰必冒的艾草。去年此时,外婆蹲在那里,竹片拨开枯草,指尖点着绿尖:“再冷,草木也记着春光。”后来外婆进城,艾草依旧准时冒头,替她守着这方小院的春信。柳枝摇曳;玉兰花瓣鼓胀,覆着绒绒,含着一整个春天的期待,不声不响,悄悄舒展筋骨,换走冬日沉寂。外婆的叮嘱藏在在这无声舒展里,风吹即散,又落入心头,恰在此时,虫鸣渐起。

虫鸣是惊蛰的私语,最动人。《月令七十二候集解》释惊蛰:“二月节。万物出乎震,震为雷,故曰惊蛰。”震雷未作,小虫却已先感知春信,起初只是零星几声,细弱,藏于草从,混于风里,稍纵即逝,那是小虫初醒,带着困顿,试探着问候这久违的暖。幼时,惊蛰之夜,爷爷总搬竹椅坐院中,我挨着他,他指墙角草从:“那是土狗子叫,它们醒了,田里便要热闹。”爷爷爱趁惊蛰翻耕菜地,锄头起落间,虫鸣相伴,成了我童年最真的春忆。渐渐,虫鸣密了,亮了,连成一片轻响,无夏蝉噪,无秋虫凄切,温润鲜活。夜里关灯,便从窗缝墙角钻进来,漫在屋中,漫在心上。这虫鸣,是大地的呼吸,是生机的低语,小虫熬过寒冬,以最朴素的声音念着春光,也唤醒心底温

柔,唤醒对爷爷、对旧时光的一缕思念,心事便便在这鸣响里,悄悄松动。

草木醒,虫鸣起,旧年尘封的心事,也在这无声惊蛰里,悄悄松动。那些未竟的遗憾、挥之不去的惆怅、小心翼翼的期盼,原是覆雪的草木,沉寂心底,不敢轻触。曾以为遗憾常驻岁月,惆怅萦绕不散,却在这惊蛰暖意里,在草木舒展、虫鸣温柔里,悄悄松了劲,如草木破寒,如虫鸣破寂。

如枯草下绿尖,破寒便见暖阳;如沉睡小虫,越冬便闻春光,旧年心事,不必刻意尘封,不必反复纠缠。去年此时,我曾为一份未竟心愿辗转,遗憾缠身,连虫鸣都觉聒噪。后来学着外婆,院角种几株花苗;学着爷爷,清晨立院中听虫鸣。看芽尖破土,听虫鸣渐密,心底郁结,也慢慢舒展。时光不负有心人,所有等待,终有回响。

惊蛰无声,却藏万千生机;心事无声,却藏重启勇气。无雷,却有草木苏醒,有虫鸣絮语,有心底释然。韦应物“微雨夜来歇,江南春色回”,恰合此时心境,春信从不必借惊雷传报,草木抽芽,虫鸣轻响,皆是无声的信使。风过,草木生长,虫鸣渐起,旧冬寒凉渐散,新的希望,正循着这暖意,悄悄发芽。

不必执着过往遗憾,不必焦虑未知远方。趁这惊蛰暖意,趁这生机盎然,让旧年心事重启,让心底热爱生长。愿我们皆如这惊蛰草木虫鸣,熬过寒凉,遇见暖阳,于无声中积蓄力量,于平凡日子里,慢慢绽放芳华,一如这无声却有力量

的惊蛰。风再渡檐角,携草木之香,载虫鸣之柔。惊蛰依旧无声,却已把生机与希望,悄悄种进每一寸土地,种进每一个心怀期许的人心里,岁岁皆然,生生不息。